

第四章 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內部刻畫

如果說傳主動作與對話等的外在表現是「由外而內」的人物性格表現手法，那麼本章人物的內在活動就可稱為「由內而外」的描述方式。¹「內部刻畫」，也可稱「無形描寫」，是在於描寫人物的內心想法藉以了解其性格。唐·白居易曾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²寫文章的重點在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而記敘文則更重於以情感人。人物的心理活動作者會以「內心分析」³來呈現傳主心理狀態，因為「它在人物秘密進行內心活動的情況下，對揭示人物秘密，對把人物寫活，對賦予人物以藝術力量，對成功創造人物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⁴對於人物創造進行「內心分析」，即可表現人物心理。歐陽修將他所深刻體會到的人物情思，也就是將傳主的心理與意識，描寫出來，充分呈現人物性格。本章將由「透過人物內心獨白」、「透過虛幻場景突顯傳主內心」、「人物性格的對比」、「藉由景物襯托內心情感」等四節來探討人物的內心刻劃。

第一節、透過人物的內心獨白

所謂「言為心聲」，是用人物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⁵歐陽修在撰寫傳記文時，善於利用人物的話語來強化傳主的性格，在第三章〈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外部刻畫〉的第四節〈語言刻畫〉中，描述分析過語言的功用，不僅在於陳述事實，也提高了傳記文的可看性與藝術性。在本節中，也以語言為主要分析的要點，但不同於上一章的「有聲語言」，而是從另一個面向作為出發點來分析探討，亦即由傳主本身的自我陳述，也就是人物的「內心獨白」，來描述傳主想要表達的心志意念。人物內心獨白往往能顯示人物最強烈的思緒或最隱密的心情，藉此了解傳主的內心真實感受及想法。傳主在經歷事件時會因為不同的情緒反應，產生不同的內心獨白，在歐陽修傳記文中，大致可分為「傾訴說明」、「誇張抒情」，以及「強烈呼告」等三種獨白方式。

壹、傾訴說明表明胸懷志向

在歐陽修著作的墓誌銘中，有些有德有才的傳主們受歐陽修的大力推崇。歐陽修利用傳主的自我獨白，點明傳主本身對於自己的治世理念、為學方式、不慕

¹ 見羅盤《小說創作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91。

² 見陶敏，魯茜注譯《新譯白居易詩文選·與元九書》。臺北：三民書局出版社，2009年11月，頁256。

³ 「內心分析」是通過作者的敘述來表達人物的意識活動。在傳統的心理描寫中，作者意識介入人物內心的成分總比較多。見陳碧月《小說創作的的方法與技巧》。臺北：威秀資訊科技公司，2003年，頁101。

⁴ 見李傳龍《文學創作美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頁140。

⁵ 見傅騰霄《小說技巧》。臺北：紅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頁99。

榮利的處世態度…等。使用「傾訴說明」的語氣，徐緩、懇切堅定而有條理地向讀者說明志向，讓讀者可以一目了然，確切地了解傳主所要表達的胸襟與志向。以下就范仲淹、石介、蔡高以及梅讓等四位傳主分別說明：

范仲淹與歐陽修同為「慶歷新政」的主要成員，歐陽修憑藉著與傳主的熟稔，詳實地描述了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入仕作為以及為官態度，歐陽修在首段就利用范仲淹的懇切傾訴點明其對於朝政所秉持的態度：

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⁶

上文描述范仲淹對於處理朝政的態度，是「其所有為，必盡其方」，只要是有所作為，就必定要把事情做到最好。他認為即便是聖人盡心盡力去做的事情，還不一定會成功，因為有太多因素阻礙成功。所以並非聖人的自己更要竭盡心力，才有接近成功的機會。由范仲淹的治世態度來看，不管任何要推動的政務，都事必躬親，不假外求，且必定要全力以赴地去達成。由此可知范仲淹的性格對自己的工作有極大的抱負、熱忱與責任感，能有這樣堅定的語氣、態度，也顯現了范仲淹對於政事勢在必得的決心，以及對國君、國家堅貞不渝的忠誠之心。歐陽修也在神道碑銘中讚揚范仲淹「其艱其勞，一其初終⁷」；生時雖備嘗艱辛勞苦，也不稍改其忠於國家之心。

石介為歐陽修友朋類中的傳主，歐陽修以〈徂徠⁸石先生墓誌銘〉作為篇名，以稱譽石介為有德之人。在文章起首就可讓讀者了解石介的德性高尚，不同凡俗。歐陽修整理其學說論點及著作，講述石介「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鑒》」⁹，說明石介排斥佛教道家以及當時流行的文風，還有斥責奸臣及只會取悅皇帝的宦官、女子。由此可知石介思想人格和文風偏向實際的政治改革，也期待皇帝的臣屬都能對政事有建樹、對皇帝能進諫言。石介的文學風格以這兩點為中心出發，歐陽修讚譽他文章言辭宏富明辨、氣勢雄偉、憂國憂民，且寓意深遠；同時石介自己也說了一段話作自己為文的重心：

其余喜怒哀樂必見于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¹⁰

由上文「學者學為仁義」、「篤于自信」、「可以力行」這些語言，表現石介的

⁶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7。

⁷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9。

⁸ 「徂徠」是當時魯國境內的名山，也是石介所居住之山，魯國人民因為石介德性高尚，所以以名山來稱呼石介為「徂徠先生」，代表時人對他的景仰之情。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3。

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3。

¹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內心理念，可知石介認為做學問的重點在於「行仁義」，過程中則必須要忠於所欲成就之事、以及保持堅定的信念，才能努力實行之。「行仁義」是石介處世的重心，也呼應了「斥佛老時文」的特點，表現了石介將其處事態度體現於其文章中，展現了排斥虛無，為政必須針貶時弊、為文必須言而有物的風格。歐陽修以石介的語言具體深刻的反映石介的精神與性格，展現石介以民為先、務實、身體力行實踐其學說的特質。

蔡高，為歐陽修友朋蔡君謨的胞弟，歐陽修也因此能和傳主有直接接觸，深入了解他的性格。文章中除了由事證得知蔡高「敏於為吏」，還有「以惠愛其縣人、以廉化其妻妾」¹¹外，重點著墨於蔡高這樣的廉吏，對於當時科舉取士的為官風氣的看法。蔡高認為：

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爭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¹²

蔡高對於當時以科舉選取官員的方式很不認同，所以他不同流俗，獨身致力於學術之中。等到他過世之後，蔡君謨收集其遺稿，內容全在改革當世之要務。而後來朝廷大臣講述天下之事，有許多想法都來自於蔡高的遺稿。由此可知，蔡高能看清當代讀書人只為求取官位而不勤做學問的弊病。他自己不同流俗，刻苦自學，才能寫出許多切中時弊的文章。在這篇傳記文中，歐陽修突顯了自己的想法，即認為當代讀書人熱衷功名，應對進退多為不切實際、空談的大道理，只有像蔡高這樣寫出切實的言論的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政治家，所以歐陽修在其傳記中，讚譽其「果天下之奇才也」。

梅讓，為北宋著名詩人梅堯臣之父。在歐陽修的傳記文中是一位有文采但卻不肯為官的人，與當世讀書人汲汲營營於官祿者有很大的不同。為何梅讓能不同於流俗？歐陽修藉由梅讓自述的筆法，讓讀者可以了解梅讓心中最真實、最直接的想法：

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愧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祿而有愧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

¹³

¹¹ 「敏於為吏」是指當時府尹吳遵路喜好以嚴厲態度面對下屬，作為其下屬的蔡高不因為自己年紀輕、職位低而屈服其下，還是能將治理百姓之事詳盡地報告給吳遵路，因此受到激賞；另外「以惠愛其縣人、以廉化其妻妾」是在蔡高死後，鄉里之人可憐其貧困難以安葬，所以捐助善款，但其妻認為蔡高生前為廉吏，如果收取善款，即是污辱丈夫德性，堅持不收。歐陽修認為縣人及其妻的善舉是蔡高的德性使然。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蔡君山墓誌銘〉，頁28。

¹²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蔡君山墓誌銘〉，頁28。

¹³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頁54。

由上文可知，梅讓認為「為官」與「行其志」有很大的不同，即「為官取榮祿易，行志無愧於心難」。梅讓所謂的「志」是對於自己的父母、朋友、家族、鄉里盡心盡力，使他所關心的人均能善終，「老死而無恨」就是他人生的目標。如果為官，雖然能成就功名利祿，但卻會因為無法照顧族人而有愧於心，即「老死而有恨」，所以在「為官」與「行其志」相較之下，梅讓做了「捨居官而行其志」無愧於心和無恨的抉擇。這透露出了歐陽修認為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大多數當代出仕之人，未能做到最基本的「齊家」就想著「治國平天下」；而梅讓能不同於其他人，有自我主張，性格堅定敦厚，恩澤廣被於鄉里。所以歐陽修在其墓誌銘中簡潔有力地描述其人格是「志之充，樂也中」¹⁴，能行其志，一生能得到真正快樂之人。

上文從傳主們的傾訴說明抱負志向表現性格：范仲淹憂國憂民、對國家忠貞不渝；石介排斥虛無、以民為先；蔡高刻苦自學、切中時弊；梅讓捨官行其志。雖然每位傳主風格不同，但都是有強烈自我主張，不同於當代汲汲營營於官祿者，並且能堅定志向，對自己的信念無愧於心，並樂此不疲的態度。歐陽修描寫這些字述語言間接表現作自己所重視的價值觀，即推崇喜好學習者、憂國憂民的政治家、不慕榮利的不仕者，藉此當作時人學習的榜樣與範本。

貳、誇張抒情闡明內心意念

歐陽修筆下傳記文的各個傳主都有獨特的個人風格，每個人的中心思想也非常明確，所以歐陽修在傳主內心獨白的這個部分，利用了傳主自己對自己的強烈自我陳述、自我感懷來表明自己的志向與意念，在語氣方面因情緒強烈而有渲染的效果，這也讓讀者能感受到傳主所欲表達的心聲。以下文章以張谷、石介、范仲淹、歐陽修父母等傳主作舉例說明。

張谷，身體羸弱，得肺病咳血十餘年，但卻不因其病而早死，所以歐陽修讚其「乃夫知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¹⁵明白表達了對張谷病而不早衰是因其有德的讚賞。張谷深切體認自己隨時會遭逢身故的最大悲哀，是在於無法因自己的才能德性而榮祿父母家人，產生非常大的遺憾，所以有了以下的抒感言志，表現對現實深刻的無奈：

吾旦墓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於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於原武之廬足矣。¹⁶

文句一開頭即能感受張谷對自己生命已無眷戀之情，所以能誇張陳述其「明日」

¹⁴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頁54。

¹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4。

¹⁶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4。

就會死去，表達了其內心認為自己孑然一身，本無須眷戀世事與官祿。但因有家累，必須顧及其生養之情，迫於現實的無奈，只能冀求還能利用自己的剩餘價值，能受在位者賞識官登於朝，以便能將報答此生恩情。除此之外，只希望自己能在家鄉的草廬中無罣礙地逝去即可。由上文可知張谷的內心志向，因為病體所累，並不眷戀仕宦之事，為官只為至親而已。張谷的內心語言深刻表達了張谷不眷戀世事的豁達，但卻又迫於現實無奈的矛盾心情；還有為了家人違背心志的孝順之心，成就了其能「齊家」的美德。

被譽為「徂徠石先生」¹⁷的**石介**，在歐陽修的傳記文中，不僅德行出眾，還是個善惡明辨，不懼強權、直言不諱的人。¹⁸歐陽修描述其實踐正義的行為是「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¹⁹陳述了石介善於以文章來指陳當時政治人物的是非善惡，而且文章內容毫無隱諱，時人作為的好壞善惡立見，表現了石介揚善亦揚惡的不矯飾的性格。但也因為如此，得罪了當時掌權卻奸邪的小人們，欲置石介於死地，但石介心存浩然之氣，他說：

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²⁰矣。²¹

他認為自己所信仰的道理是公理正義，而這樣的心理使他有勇氣可以面對當時奸險的政治環境，不畏誹謗、不屈服於小人的威脅。因為自認為無愧於心，所以能對自己大聲認同，自己比歷史中富有勇力的孟賁還有過人的勇氣，雖然語帶誇飾，但也表達了他對批判奸邪的義無反顧的決心，歐陽修在此也傳達了孔子所說「勇者不懼」的精神²²。

范仲淹是歐陽修非常推崇的人物之一，在〈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中第一段描述其身家背景時，就讚譽其「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²³，表明范仲淹的思想內容都以「行仁義」為要點，表現在文章論說上。到了第二段歐陽修以范仲淹的行動來體現其「行仁義」的態度，描述其「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²⁴，表明了范仲淹

¹⁷ 見註腳 8。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¹⁸ 石介在北仁宗時任太學教授，鼓吹古文運動，提出「明道」、「致用」、「尊韓（愈）」、「重散體」、「反西崑」等思想。北宋景宗二年創建泰山書院，被稱為泰山學派。學派思想反漢唐注疏之學的死板和僵化，力倡恢復先秦儒家的干政職能，講學授徒，對改變視教育為利祿之途的教育體制發揮了重大作用。與孫復、胡瑗合稱為宋初三先生。

¹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²⁰ 孟賁，戰國時勇士，衛人，另一說為齊人，後歸於秦國。《帝王世紀》中講述「孟賁生拔牛角，是謂之勇士也。」呈現孟賁能生拔牛角，勇力過人。見羅竹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頁 1255。

²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 74。

²² 《論語·子罕第九》：「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表示有仁者之勇的人，能直道而行，不會畏懼。見吳宏一譯《論語新譯》，臺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頁 268。

²³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9。

²⁴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50。

以國家的安定爲己任的崇高志節，因爲有此崇高的志向，對於己身的榮辱之事都不曾掛記於心。也因爲堅守這樣崇高志節的態度，范仲淹對自己的期勉也就成爲流傳後世的經典名言：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²⁵

范仲淹對於自己的期許是要最早先於天下人憂慮國家的禍患，直到了天下太平，國家解除了危機，人民安和樂利之後，自己是最後一個解除憂慮的人。雖說這樣的表達蘊含了誇張的表現，但也能很強烈地呈現范仲淹身繫國家安危、人民生活的「公心」，大大超越了在意自己本身的「私心」，藉由如此公而忘私的言語來表明自己的心志，呼應了他從年少至今不曾動搖過的「行仁義」儒家學說的宗旨，顯現了范仲淹言行一致、對其志向堅定不移的性格。

歐陽觀爲歐陽修父親，因爲早逝，所以歐陽修爲母親鄭氏撫養長大，無論是學問及人品都是母親給予指導。尤其在品格方面，母親更是希望歐陽修可以學習效法父親的做人處世，所以在歐陽修依據〈先君墓表〉改寫的〈瀧岡阡表〉中，透過鄭氏的描述來說明歐陽觀的作爲與言語。文中載「爲吏廉，而好施與」表現他的廉潔及樂善好施；祭祀父母時感慨「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²⁶說明歐陽觀思念父母並希望還能再奉養雙親的孝順之心；另外還有他作爲官吏時，斷案必定審慎明察，判決也會再三斟酌，以免判決有誤影響人「生」的權利。由以上事件可知，歐陽觀做人處事誠可爲歐陽修的榜樣，所以母親以這些事件來勉勵歐陽修：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²⁷

鄭氏以其所見所聞來表達歐陽觀的爲人處事，十分懇切地表達對歐陽觀的崇敬之心，所以以較爲誇飾的用語讓歐陽修了解父親的寬厚，是時人比不上的！由上文可知，鄭氏非常盡心教導歐陽修堅守作人的準則，重點在於繼承父親所著重的「孝」與「仁」。對於獨自撫養孩子長大成人的母親，歐陽修在此呈現了母親對歐陽修的期待與其堅定的性格、意念。

由以上四位傳主發自內心、強烈抒懷的話語，可知其中都有共同的特質，這些誇張處表現了歐陽修對傳主性格的核心理念，有「當然如此、勢在必行」的堅定意念。像是張谷爲現實所逼迫因而有不得不仕的無奈；石介爲公理正義著書論述，不懼小人攻訐的勇氣；范仲淹身繫家國，展現公而忘私、至死不渝的姿態；

²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150。

²⁶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瀧岡阡表〉，頁13。

²⁷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瀧岡阡表〉，頁13。

還有鄭氏對歐陽觀的崇敬之情，期待歐陽修繼承父志的堅定信念。以上四人對心中最渴望、最期盼的決心，歐陽修表現加重語氣與運用誇飾法修辭的描寫，實際上也間接展現了歐陽修對政治理想的抒發，與堅持不懈的勇氣與決心。

參、強烈呼告表達內心憤懣

無論是《新五代史》或是歐陽修所寫的傳記文，每個傳主都有不同的境遇。五代時期將領們面臨兵馬倥傯、政局多變的戰爭時代；北宋士大夫們則面對科舉仕宦、是否受用的太平時期。不同時空背景，卻有相同處於逆境之人。歐陽修將不得志的傳主們的鬱悶不平，利用傳主自身情緒強烈的內心呼喊呈現出來，表現了傳主們在人生中最重視，卻也最受創的經歷。以下分別舉黃注、范延光、朱瑾，以及安重榮等四位傳主舉例說明。

黃注，字夢升，善於書寫文章展現經世濟民的抱負。所以歐陽修在〈黃夢升墓誌銘〉中讚美他的文章「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御」，顯現了黃注的文章內容廣博精深、雄渾豪放難以駕馭；還有「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減泯」²⁸，對於時政的批評之烈，言詞犀利，內容反諷兼嘆息，反映出了黃注擔憂時政的心思急且深，冀望能盡己之力奉獻朝廷。怎奈在世之時，不受朝廷重用，快快無所施。歐陽修描寫三次見黃注，因為不得志，神色憔悴、氣力虛弱。當歐陽修提及黃注創作的文章時，黃注慨嘆：

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²⁹

原本年輕時才氣橫溢的黃夢升，本想在時政上大有作為，但因屢屢不受朝廷重用，只好將自己的不得志訴諸於命運，消極面對人生。表面上雖然說自己最有自信的文章「羞道於世人也」，但實際上是吐露自己憤懣的心情，既然當世之人不能了解他想要經世濟民的抱負，那他也不需要再積極展現他的熱情與真心！所以在句首就以強烈的呼告說明「我已停止不再討論這些事了！」由此，展現了黃夢升長才無所用的悲嘆。

五代時期政治混亂，只要兵強馬壯、善於掌握時機者就可以稱霸一方，自立國號，成為領導者。也因為如此，執政者的地位容易被更有兵力、更有機運的人取代，導致政權更替頻繁。權力更替一次，就會有許多人因共享當權者的榮耀雞犬升天；同時也有些人因此失去權力、落得被誅殺的下場。後晉時期的**范延光**正是後者的最佳寫照。范延光的性格搖擺不定，坐擁重兵，被後晉高祖視為眼中釘。所以後晉高祖在范延光臣服時，讓副使李式告訴范延光：「主上（後晉高祖）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³⁰希望范延光安心投降。但後來另一名臣子楊光遠貪圖范延光的財富，請奏殺死范延光獲得允准。范延光非常憤恨：

²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²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³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范延光〉，頁 579。

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³¹

范延光憤恨後晉高祖出爾反爾，承諾讓他不死，之後卻又派人殺他。上文表現出了范延光因為氣憤而在心中大聲呼喊的狀態：信任天子及其保證人的承諾，卻反被誅殺，顯現了范延光死前無法平衡的強烈恨意。由此可知五代時的景況，君臣之間沒有互信的倫理觀念，只是彼此猜測他人的心思，上下交相賊，爲了鞏固得之不易的權勢而不擇手段。在當權者如此沒有信用的年代，也無怪乎政權難以鞏固，國勢難以太平的狀況。

關於五代時期君臣彼此猜忌、算計的亂象層出不窮，另外一個例子是後梁時期的**朱瑾**。朱瑾原本依附權臣楊行密，楊行密死後後梁由徐知訓專權，因害怕朱瑾的軍隊而策劃殺朱瑾，朱瑾因此勸說楊行密之子楊隆演殺徐知訓，楊隆演卻未能達成朱瑾的勸說，朱瑾於是自己下手。當他刺殺徐知訓成功後，報告楊隆演這個消息，但楊隆演卻懼怕徐知訓龐大的軍隊報復，所以閃避朱瑾，和其撇清關係。朱瑾失去了楊隆演的軍隊護衛，即將被捕殺，非常憤恨，內心大呼：

吾為萬人去害，而以身死之！遂自刎。³²

在此篇傳記文中，可知朱瑾因為徐知訓有害於己，所以要求好友楊行密的後人楊隆演誅殺徐知訓，藉以保護自己。但時局並非朱瑾所能掌控，徐知訓兵力強大，朱瑾與楊隆演的交情並不同於他和楊行密的交情。權衡利益，楊隆演並不給予朱瑾協助。朱瑾爲一己之私殺害徐知訓，又錯估局勢，導致家毀人亡的悲劇。他憤恨的吼聲表達心中的委屈，呈現了在當時就算是已連結的盟友之間，也會因為利益衝突而毀壞朋友之義。由此足見五代倫理道德的淪喪，不只是君臣，就連友朋之間，也無道義可言。

安重榮所處的時代背景，正值後晉高祖石敬瑭稱臣於外族契丹人，並成爲契丹王耶律阿保機的義子，破壞了中國儒家倫理，造成「父不父，子不子」的最壞示範；在當時政局混亂的時刻，還割讓燕雲十六州這個軍事要塞給契丹人，對中國國防安全無疑是門戶洞開、岌岌可危。安重榮見此情景，認爲像石敬瑭這樣敗壞國家的人，只因爲兵強馬壯就能稱帝爲王，十分憤慨：

誣中國以尊夷狄，困已蔽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³³

他認爲尊奉像後晉這樣的夷狄之邦，敗壞中國傳承千年的禮教，棄自己國家百姓於不顧，讓他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是爲了滿足後晉高祖石敬瑭的個人欲

³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范延光〉，頁 579。

³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朱瑾〉，頁 451。

³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安重榮〉，頁 584。

望。一個國家最高尙的君王，捨棄禮義而追求個人榮耀，竟將自己的欲望建築在百姓的痛苦之上，對於後晉這個國家而言，最高領袖做了最壞的示範，是最為恥辱的一件事！安重榮用強烈的呼告語氣表達了他內心的憤恨，表現了他對於背棄儒家道德、棄百姓於不顧，只重視自己利益的君王的不齒。可見安重榮對國家百姓的重視。歐陽修這樣的描寫也同時呈現了五代時期最難堪，但在當時卻又最稀鬆平常的政治亂象。君王因一己之私不再有威信，使得兵力豐厚者易起而代之，國家易權的狀況頻繁，百姓生活因奪權戰爭流離失所，可以想見五代時期混亂悲慘的世代現狀。

上述傳主的話語呈現的共性即皆以驚嘆號作結，表現了傳主強調自己不得志的憤懣，均有濃烈的消極、怨天尤人的心態。傳主的強烈呼喊表心中他們最關注的事件，也呈現了傳主人格特質。尤其是范延光、朱瑾、安重榮三位傳主們的憤懣情緒更表現了當時倫理道德喪失殆盡的亂象，君臣無義、朋友無信，僅看重權勢與金錢，造就五代成爲兵馬倥傯，君主權位更替頻繁的時代。

第二節、通過虛幻場景突顯傳主內心

「場景」，表示人物在某個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中的經歷，所構築而成的生活情態。在「虛幻」場景中，因爲脫離現實不受拘束，人的行爲能暫時跳脫道德觀與倫理的束縛，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較爲自由的抒發，此時就能夠將人物最真實的內心想法表現出來。本節將從傳主自身經歷的種種虛幻景象：夢境、異象，以及他人的預言占卜等脫離現實的場景，透過傳主展現的自由意志，來反映傳主的內心想法。

壹、經由夢境內容來表現心理

在《新五代史》中，歐陽修描寫傳主際遇時，有時會講述傳主的夢中境遇，雖然並非傳主人生真實際遇，但影響傳主行爲甚鉅。因爲「夢境」往往在彌補傳主現實生活中強烈的想望或是遺憾，表現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內心性格，這樣的描寫也爲傳主與其傳記文增添了奇幻的色彩。以下列舉范延光、王仁裕兩位傳主的傳記文做說明。

范延光爲五代時期武將，因戰事有功，居高位、擁重兵而懷有貳心。由於長期思索、計畫王者之事，以致於連夢境都出現相關之事。如：

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入腹內，王者之兆也。」…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³⁴

范延光夢見蛇入腹的頻率很高，又有張生的解釋認爲是稱王的前兆，而張生的鐵

³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范延光〉，頁 579。

口直斷又有歐陽修力證為「言多輒中」，所以大幅提升了范延光想要自立為王的決心。但從旁觀者的立場，夢境非現實、占卜師張生解說並無根據，但此二者卻更刺激了范延光的野心，由此可知范延光的思想將不合邏輯的事自我強化，突顯了其欲叛變稱王的想望。

後唐時王仁裕歷任文官職位，但其年輕時沒有學問，一直到二十五歲才開始奮發向學。歐陽修舉王仁裕的夢境來說明其如何成為用短時間成為素養極高的文學家：

（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³⁵

王仁裕之所以能成為文豪，部分原因是夢見自己用西江水洗滌其剖開的腸胃，而西江水的泥沙全為古文字，因為如此，夢醒之後其文采思路大大提升。為了銘誌此徵兆，將其集結成冊的詩作取名為《西江集》。歐陽修描繪此段雖非現實情景，但表達出了王仁裕積極向學的精神，在夢中仍惦掛學問的精進；另外，一場夢境令王仁裕的學問有大幅度的進展，也顯現了其文學素養的提升是非常快速的。

由歐陽修描寫范延光與王仁裕的夢境可知，歐陽修利用傳主們所作的、沒有事實根據的夢境，來強化傳主的心理特質，呼應了民間俗語「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表現，也讓讀者了解到傳主們欲達成願望的積極面。

貳、透過異象來呈現心理

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傳主的遭遇時，有時會加入一些常人所不能解釋的災異與超自然現象，替傳主的經歷增添了傳奇、神妙的色彩，讓描述歷史過往人物的歷史傳記更引人聚焦。歐陽修描寫異象的發生，著重的並非災異本身，而是在災異事件之中，傳主對於事件的看法，並藉此了解傳主的內心想法，讓傳主的個性更加彰顯於讀者眼前。以下將由牛存節、王處直、袁正辭三位傳主所經歷的異象作舉證說明。

牛存節為後梁太祖時的將領，驍勇善戰為國盡忠。當時同州節度使劉知俊與朱友謙反叛後梁歸附後晉，梁太祖命牛存節平定叛亂，牛存節不幸被二人包圍，且同州地理環境水質鹹也沒有水井，牛存節的軍隊看似即將坐以待斃，但因異象的發生，讓劣勢扭轉：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朱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³⁶

³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王仁裕〉，頁 662。

劉知俊與朱友謙看準了同州水質問題而使用拖延戰術想要讓牛存節知難而退，但牛存節向天禱告之後，擇八十處地鑿井，竟然天降神蹟，每口井都有可飲用的水，讓牛存節解決了迫切的問題，也讓朱友謙等人退走。在此，可看出牛存節退敵的意志堅定。即便是無計可施、退無可退時，不屈服於眼前的頹勢，還能積極地選地鑿井，顯現了牛存節作戰時勇者無懼的態度，積極不逃避的性格，突顯了其成爲成功將領的要素。

後梁、後晉時**王處直**，因爲父親王宗有萬貫家財可比擬王侯之家，而得以爲官。王處直的戰功不多，多用金錢來求得職務。王處直喜好巫術，迷信災異風水，受道士左右其想法，自取滅亡：

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³⁷

在王處直的爲官之地發生了種種異象，包括蛇出現在高樓之上、數百隻的野鵲築巢在田裡。當地的人都認爲動物原本應該有自己的棲息地，但卻一反常態地在人的居住地出沒、在地面築巢，表示當世小人當道，使得有才能的人失去其應有的領導地位，也就顯示了意象表不吉利的徵兆。但從文中可知，王處直確有不同的看法，認爲異象隱含了其能登帝王之位的意義。從王處直與定州百姓對異象解讀不同可知，王處直當時內心滿載著稱王的意念，加上道士爲迎合王處直，長期給予虛妄的言論，也影響了王處直判斷是非的能力，也因爲如此剛愎自用、執迷不悟，終究導致滅亡的結果。

五代時的武將**袁正辭**，因父親袁象先善於聚斂財物，使得袁正辭可受父親的庇蔭得以在歷朝爲官。也正因爲如此，讓袁正辭體驗到錢財所帶來的名利榮祿，致使其任官時，更加以斂財爲能事：

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³⁸

上文描述有牛叫聲出現在袁正辭堆滿錢財的倉庫中，眾人都認爲是不祥之物發出怪聲，勸袁正辭散積消災。袁正辭卻認爲牛鳴聲其實是錢鳴聲，錢財爲了求其同類而呼叫，所以應當更添加財物，只有錢財得以滿足，就不會再發出聲響。由此異象可知，袁正辭對錢財的求取已到了貪得無厭、心態也走火入魔的程度，無法

³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梁臣傳·牛存節〉，頁 229。

³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七）·王處直〉，頁 420。

³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三）·袁正辭〉，頁 495。

判別與思考其處事的正當性，對於旁人的勸說自然也加以忽略，充分表現其師心自用的性格。

由上述三位傳主牛存節、王處直、袁正辭的事例中，可以了解歐陽修為何以虛幻的異象著手來描寫傳主事例，因為異象不會直接呈現事件的結果，而是以上天旨意作為前導，對個人成敗與否給予暗示。牛存節的傳文歐陽修表達了「天助自助者」的價值觀，只要有忠義之心，在亂世當中也會得到上天的幫助。而王處直、袁正辭並非悟性差，則是剛愎自用而自取滅亡。表現了歐陽修傳記文認為再多的財富，也不能換來一生的功成名就。

參、以人物的預言、占卜表達心理

人民篤信術士占卜與預言的力量，尤其在世局混亂的五代時期更是如此。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多篇傳記文裡，描述傳主為命運占卜未來的神準，以致於五代術士的預言也常能決定戰局的走向。歐陽修也因此藉由五代迷信術士占卜能力這方面，來作為突顯傳主個人特性的方式。以下列舉符氏、張希崇、安重榮等傳主事件為佐證說明。

符氏，為五代後周世宗的第二個皇后。在尚未成為皇后之前，她曾為後漢名將李崇訓的妻子。當時有個術士擅長聽人的聲音來判別吉凶，李崇訓的父親李守貞請他聽符氏的聲音，結果令人驚奇：

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³⁹

原本平淡無奇的傳主命運，從術士驚呼符氏有作為皇后的命運後瞬間轉變。歐陽修的描寫開始強調傳主的經歷及其如何應變，來突顯符氏之所以能成為國母的特質。包括了李崇訓叛變後兵敗，親手殺光全家人，符氏機警逃命展現處變不驚、愛惜生命的特質；敵軍攻佔符氏家，符氏義正辭嚴地使亂兵不敢冒犯她，揭示了符氏正氣凜然的氣度；之後符氏的母親認為符氏經歷兩次大難皆能安然渡過，是上天賜予的好運，希望符氏剃度為尼。符氏更以「生死有命」來回應母親，顯現了他明辨是非、自主性強烈的特質。這些特質，才是讓符氏能成為一國之母的最主要因素，而術士驚呼的行為只是一種宗教心理的操作而已。

後唐明宗時的儒生**張希崇**，有膽有謀，且對後唐懷有忠誠之心。戰敗被契丹俘虜，張希崇詐降以保護其部屬，暗中策劃找尋時機逃回後唐領土。在沉潛一年多之後，終於有了機會，帶領部下一起逃回，顯現了張希崇愛護部下的心意。於忠如此；於孝，張希崇服侍母親早晚進食，必定站在一旁等待，直到母親食用完畢後才敢退下，由此可見張希崇盡忠盡孝的性格。有鑒於此，歐陽修在文末描寫了張希崇的死去，是自己可以預知死期的好運，有別於當時五代戰亂生死不可測的死亡方式：

³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世宗宣懿皇后符氏〉，頁 203。

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嘆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
明年正月卒，贈太師。⁴⁰

由上文可知，張希崇精通星象曆法，看見月亮遮蔽了畢宿上方的將星，得知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後也果真如此。歐陽修藉張希崇占卜星象預言死期的描寫，給了亂世時代這種少之又少的忠義之士一個善終。對比於其他因為戰亂、或是權力鬥爭而死去的人而言，張希崇在當時稱得上是有福報之人。這也呈現出歐陽修愛護忠義之士的心態。

五代後晉高祖時，有個勇猛的將領**安重榮**，因為驍勇善戰、統領精良部隊，所以懷抱有自立為王的野心。晉高祖起兵叛變時，命令手下張穎招徠安重榮共同謀反，令安重榮十分動心，但其家人都認為不可行，打算殺張穎來阻止安重榮的野心。但安重榮心意已決，就以占卜的方式說服家人，讓家人相信叛變的行為是天意的安排：

…母、兄謀共殺穎（張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
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石敬瑭）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
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
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⁴¹

安重榮連射兩箭，分別替晉高祖與自己的未來占卜，結果接連兩箭都命中，成功說服了家人，叛離了國家，幫助晉高祖建立後晉，自己也得到高階將領的地位。歐陽修以占卜成功的描寫，來襯托安重榮不忠不義之心。這篇傳記文的開頭已點出安重榮「有力，善騎射」，顯示了安重榮本身就擅於射箭，如此說來，利用射箭為自己占卜就不是用「命運來決定」的事，「天意」的說法也就顯得很牽強。這也突顯安重榮勢在必行的心態與性格，以容易實現的占卜來說服家人，只是在成就自己的叛變之心罷了。

上述三例，歐陽修描寫占卜的預言刻劃人物的心理與性格，揭示了傳主人生的走向。符氏的命運透過術士的「聽聲辨人」而預告了其國母的地位；張崇希預測了自己的死期，讓他能死於安樂；安重榮為自己射箭占卜預示了晉高祖稱王與自己叛國的命運。但仔細看來，歐陽修藉占卜來描述的目的，僅只是對文章錦上添花而已，傳主自身個性已能表現其命運的結果，宗教神權的運用，只是一些心理權術的技巧。事實上，歐陽修認為性格才能決定傳主的命運，傳主才能主宰自己的未來。

⁴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張希崇〉，頁 528。

⁴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安重榮〉，頁 583。

第三節、人物性格的對比⁴²

角色存在於自己的言行中，一個人的性格首先在自己的言行中得到表現。有了這種關係存在，角色言行得以發揮；加上諸多關係人物的烘托、映襯、對比，人物的性格即能突出與特立。對比，是通過對照比較雙方的差異來說明問題。透過對人物客觀的觀察分析，挖掘其內在矛盾，再將矛盾的雙方進行對照比較，揭示出它們絕不相同的特性。個別特性的描寫，即可表現作者愛憎分明的情感與傾向。⁴³本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傳主本身的性格對立分析；第二部分則是傳主與其傳記文中其他人物個性的比較，由他人的動作言語所產生的性格來突顯傳主的個性特徵；或是由作者歐陽修直接對讀者說明兩者之間的差異以表明主次之間的對應關係。

壹、傳主本身的對立性格

若將傳主性格的變異利用時間來做分析，並以傳主本身的性格為主作為出發點，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美醜並舉的性格呈現」：利用共時性的描述，詮釋傳主本身的行為與性格優缺；第二部分「隨時空變異的性格」：以歷時性書寫，分析傳主隨著時間的流逝所轉變不停的變異性格。用時間性的說明來讓傳主自身運動不息的個性得以更加彰顯。

一、美醜並舉的性格呈現

歐陽修筆下的五代人物性格多元且善惡相兼，清晰地性格刻畫讓歷史人物更貼近人性，綜合傳主的「美」、「醜」性格交互分析，其結果能明確地樹立同在五代時期的君臣們迥然不同的性格。以下舉王景崇、何澤、楊光遠等傳主性格特徵做說明。

王景崇反叛後漢，和趙思綰推舉李守貞為王，但好景不常，李守貞戰敗，王景崇為了守護其門下客及士兵，想了一個良計，他說：

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鞏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⁴⁴

⁴²對比，是通過對比雙方的差異來說明問題。它有縱比與橫比兩種：縱比是現在和過去比較，通過事物的發展變化來說明問題；橫比是兩種事物的比較，通過它們不同的特點來說明問題，如同俗話所說「不見高山，不知平地」。對比，實際上是事物內在矛盾的具體表現，並將矛盾的雙方放在一起，進行具體的對照比較，從而揭示出它們絕不相容的對立關係。不僅可以表現出事物的鮮明特徵，給人深刻的印象和啟示，還可以表現出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傾向性。見劉勳操所編《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萬卷樓發行，1993年，頁108。

⁴³ 同上。

⁴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一）·王景崇〉，頁604。

雖然處於極度的頹勢，但王景崇不放棄希望，擬定偽降的誘敵方針，以奇襲的方式求得突破重圍，讓其門客與士兵獲得一線生機，愛民的積極之心由此可知，尤其是最後兩句「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展現了正向的、為民求生的態度。不過事件的發展並非如其所言順利推行：

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輦乃降暉。⁴⁵

隔天公孫輦假裝投降時，王景崇的府第突然著火，結果是王景崇自焚。王景崇有良善的計謀、為民打算的心思，但卻未能堅持行動，害怕面對突襲的結果而先結束自己的性命，逃避事實的發生反而犧牲了相信他的人民。由此可知王景崇頭腦清晰、善於戰事謀劃，也有為民著想的積極心態、壯士性格；但卻又逃避人民對他的期待，看出其個性軟弱的另一面。歐陽修透過事件來突顯王景崇的矛盾性格，除了影響歷史的走向外，也讓讀者了解王景崇清晰鮮明的個性特質。

何澤在任洛陽縣令時，由於唐莊宗喜好打獵，多次踐踏民田。何澤為了阻止皇帝且不讓百姓受苦，想出一套良策來使皇帝知難而退：

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⁴⁶

何澤以行動「潛身伏草間」來說明勸諫的迫切性，表現其苦民所苦的同理心，並豁出性命擋在皇帝的馬前陳諫言，彰顯了他為民喉舌不懼死的決心。除了勇氣，何澤的言語懇切、句句以民為先，且陳述方式富有邏輯，從皇帝打仗時對疲憊的百姓橫徵暴斂、到好不容易恢復正常收割皇帝又損害農稼，致使人民無法交賦稅、官吏無法督促人民耕種，因果關係明確，顯現了何澤的口語才能。到了話語的結尾何澤更以自己的性命諫言，願意以性命換取皇帝的愛民之心。這種義行很符合歐陽修對於忠義賢良的標準。但卻還是將何澤的傳記置於《新五代史·雜傳》中，這是因為何澤在身為臣子之時，也有違背忠義賢良、令人詬病的行為舉動：

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⁴⁷

何澤在成為朝臣之後，除了政事的諫言之外，還多了逞其口才之能、諂媚的

⁴⁵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一）·王景崇〉，頁 604。

⁴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四）·何澤〉，頁 647。

⁴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四）·何澤〉，頁 647。

醜惡之行：在朝班退下之後，獨自留下，用手板敲打額頭且向北大聲疾呼君主的英明，令其他臣子非常不恥。也因此歐陽修對其描述為「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內外的心思與語言有不同，直言和邪佞是顯然對立強烈的描寫和批評。由此兩事件可突顯何澤的口才、思辨能力。雖然何澤能為民喉舌，但同時也有機巧之心，也就是作為臣子，何澤的忠義之行並不全面，顯現了個性方面的缺失與不足。

另外一個無法完全實踐忠義的，是武將**楊光遠**。後唐與契丹作戰時抓獲契丹大將剽刺等人。後來契丹和後唐和解，希望能歸還剽刺。後唐明宗與其他大臣都贊成，惟獨楊光遠反對，他說：

剽刺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也！⁴⁸

由此可知楊光遠對於軍事謀略以及天下局勢有長遠、不凡的見解。不讓敵軍的重將歸營，就像是斷了契丹的手腳，讓後唐解除了暫時的外敵威脅。楊光遠如此直言敢諫，足可證明其忠於君國的表現，但卻和何澤有相同的醜惡性格：何澤諂媚君王以求皇帝寵愛，楊光遠亦不求正途來搏得皇帝的親近，而是用姿態言語來求取信任：

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督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⁴⁹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由是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⁵⁰

晉高祖重用楊光遠，任命他為重鎮的節度使，但手握重兵的他卻不以此為滿足。在晉見皇帝時，假裝悶悶不樂、有所遺憾的樣子，讓晉高祖擔憂他的不滿，但他卻說對富貴知足，只是不能像張敬達般死得其所，忠於國家，覺得羞愧不已。「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是言行不一，巧言令色的性格。此番違心之論成功地擄獲了晉高祖的心，滿足了楊光遠除了掌控重鎮以外還能成為皇帝心腹的慾望。

由何澤、楊光遠的例子來看，歐陽修對於他們的忠義之行深表讚揚，但同時也用同樣的篇幅撻伐他們諂媚君王的惡行，正反對照、美醜並列、深度挖掘人物性格；同時顯現了歐陽修評判人的忠義之行是非常審慎嚴謹的。要能忠於國家、視民如傷、不以自身長才蠱惑君主的臣子，才能真正值得歌頌。

二、隨時空變異的性格

⁴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楊光遠〉，頁 588。

⁴⁹ 張生鐵，名為張敬達，在後唐時和楊光遠一同對抗後晉高祖。晉高祖於太原起兵，後唐明宗派楊光遠協助他，當時受契丹包圍數月，城中糧食殆盡，楊光遠便殺張敬達投降耶律德光。

⁵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楊光遠〉，頁 588。

人的性格不易改變，但也有可能因為長久的時間、或是某些體驗而轉變自己的想法與看事情的態度。歐陽修在描寫傳記文時，有時會舉出傳主因為時空因素而轉變態度與想法。我們可以從這些線索得知傳主為何改變，而變異後的性格對其又產生何種影響，藉此窺探傳主們的內心性格。分別以王仁裕、王建立、劉處讓、馬胤孫等人物性格舉例說明。

歐陽修傳記文中傳主性格變異的原因，是時間的遞迭而造成，且以由善轉惡的心性為多。由不善轉為良善進取之例是後唐時的翰林學士**王仁裕**。歐陽修形容其為：

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俊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⁵¹

官居國家翰林學士之位的王仁裕，竟是從二十五歲時才開始接觸書籍，在此之前「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只是玩樂混度時光。歐陽修如此描述，除了表現王仁裕的天資聰穎，還讚揚了他的好學向上、認真不懈，成為國家棟樑。王仁裕的表現，更能成為對當時世人讀書進取的榜樣。

另外，還有後唐明宗時的地方節度使**王建立**，為官時待人殘暴。包括「女奴…建立捕而笞之」，鞭笞代替唐莊宗祭奠的女奴們；長官唐明宗叛國，王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為了討好長官而胡亂殺人，也表現出他的利己之心。王建立所到之地人民都苦不堪言，直到晚年才有好轉，歐陽修描述其「好殺人」，但「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⁵²王建立對民殘暴，到了晚年懸崖勒馬信佛轉性，民眾才得以保全性命，也由此看出王建立害民之深。

歐陽修在描述變異性的人格時，有些人格的轉變是相當矛盾的，也就是傳主原本值得為人所稱道的特質，在為官多年後消失無蹤，成為身居上位而無所貢獻的官員。像是**劉處讓**，願意付出生命為作戰被圍困的長官求援，他「截耳而訴」：「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⁵³割下耳朵表現其誓死效忠的決心，成功地為長官張萬進解危。擔任官職也能恪盡職守，「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為後唐出使四方，都能將皇帝的旨意順利、清晰地傳達給其他諸侯，很受皇帝的重用。但到了晉高祖時期，升任為樞密使，但卻一改其「盡忠」的作風，爭權奪利，對擁有兵權的楊光遠挑撥離間，「…維翰（桑維翰）、崧（李崧）等嫉公耳！」使得原本身居宰相之位的桑維翰與李崧被罷職，由劉處讓取代。之後對上或對下所陳述的事件，都不符合原意，「凡所陳述，多不稱旨」⁵⁴。由「稱旨與否」之間，讓讀者清楚察覺劉處讓的性格隨著時間的改變翻轉劇變，由此更可窺查劉處讓位居高官卻不行其專才的態度，驕傲

⁵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王仁裕〉，頁 662。

⁵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四）·王建立〉，頁 513。

⁵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劉處讓〉，頁 526。

⁵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五）·劉處讓〉，頁 526。

跋扈。

歐陽修在介紹傳主**馬胤孫**出場時，就描述其「少好學，學韓愈為文章」，開宗明義就說明了馬胤孫推舉韓愈文章的性格；再加上歐陽修尊崇韓愈的思想背景，可想而知歐陽修對其評價應該很高。但全篇並未有褒美之辭，原因出在於馬胤孫未能貫徹韓愈思想，歐陽修描述其：

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⁵⁵不徹，乃來佞佛。」⁵⁶

排斥佛老是韓愈思想中的要點，馬胤孫早年排斥浮圖等佛教學說，顯現了他尊崇韓愈的依據。但到了晚年，馬胤孫改變了長久秉持的想法，開始信奉佛教學說，並且還撰書傳世。從大力排斥佛老到虔誠信仰是極端翻轉的性格，而這之中的轉捩點，就在於「及罷歸」中。由此可知馬胤孫是因為官職被罷黜、仕途不順而轉變性格。也無怪乎別人會譏笑他無法諂媚政治，所以改諂媚佛教的現實性格。歐陽修也藉著「斥浮屠氏之說與學佛」及「佞當政的清泰與佞佛」的對比，強烈的暗諷馬胤孫並不是真心推崇韓愈的經世思想。

貳、與他人性格的對比

相對於上個部分針對傳主自我的個性對比，本部分採取藉由傳主個性與他人個性的比較，來突顯傳主的性格特徵。在與他人性格對比之中，歐陽修使用客觀的描述手法，將主要人物（傳主）與次要人物（同篇傳記文中的其他人物）的個性對照作為對比，來進行將傳主性格特徵彰顯的過程。

在一篇傳記文中，除了描述傳主的自身經歷之外，也有其他角色的出現和傳主進行直接與間接的交流，並且影響了傳主的生命歷程。歐陽修的傳記文中，次要角色的性格特質往往在突顯傳主個性的表現，即便不直接描述傳主的特質，也能從傳主與次要角色的互動對照來得到答案。下文將以李克恭、安重榮、盧光稠與譚全播等傳主與他人的性格做對照說明。

後唐太祖的兄弟李克脩與**李克恭**曾經先後治理過潞州，擔任昭義軍節度使。雖然都為皇室成員，但治理方式卻有極大的不同。歐陽修描述二人治理方式的差異及當地居民的感受，他說：

克脩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為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克恭橫暴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⁵⁷

歐陽修以同樣的空間、對象、事件作為準則，讓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作為

⁵⁵ 「清泰」為後唐廢帝的年號，馬胤孫此時曾任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

⁵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三）·馬胤孫〉，頁 629。

⁵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李克恭〉，頁 148。

在同一個基準進行，可以讓讀者更清楚地了解兩個人物的性格落差。傳主李克恭的兄長李克脩個性崇尚簡單、儉樸，潞州人民在他的治理之下過著安定的生活，也為他的死而感到難過哀傷；相較於此，李克恭性格暴虐強橫、行為不法，作為治地的節度使，卻不熟習軍事，害民且擾民，讓潞州人怨恨不已。將個性鮮明的兩個人作為比較對象，人格優劣高下立見。次要人物李克脩善於治地，由潞人哀其死的表現，來襯托傳主李克恭的無能、不愛民，造成人民怨恨的形象由此而生。

晉高祖時的武將**安重榮**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五代時期，大部分的君主都是靠著兵強馬壯而得到天下，但並無治理國家的良好能力。在下位之臣民見狀，就容易效法在上位者的作為，謀求兵馬來自立為王。晉高祖畏懼契丹的強大，對於契丹索求照單全收。當時契丹向晉高祖索求已臣服卻逃走的吐渾人，晉高祖下指令追捕吐渾人。但安重榮卻私下接納了他們，作為壯大自己勢力的憑藉：

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⁵⁸

安重榮違抗晉高祖的旨意，不但收留吐渾人，還利用他們耕種養馬來壯大自己的勢力。舉動大膽、目中無人；並將此種越禮的行為視為理所當然，驕橫無比，毫無忠誠之心可言。某次發怒殺死部下賈章並誣陷其反叛；賈章的女兒還年幼，想放過她。但賈章的女兒不願意接受，並說：

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

59

由安重榮與賈章之女的互動來相互對比出兩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賈章之女不願在殺父之人面前苟活，寧可死也不願屈服淫威之下，展現了剛烈忠義的精神，並為當時人所稱道。歐陽修在此以安重榮與賈章之女身分地位懸殊的兩人來做對比：賈章之女只是默默無聞的小孩，而安重榮則是坐擁重兵的地方大將；兩人處世的行徑，對於「忠義」的認知與實踐有極大的不同：安重榮公然違背皇帝的旨意，只為了成就自己的野心，視忠義為無物。對比安重榮，賈章之女身為女子與幼童，卻將忠義以身力行。襯托了主要人物安重榮身為重臣卻無忠義的心態作為，成為極大的諷刺。

除了各自性格特色，五代時的**盧光稠**與**譚全播**之間的友誼與信任即是一例。後唐末期，天下動盪不安，譚全播對盧光稠說：「天下汹汹，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⁶⁰由譚全播的語氣可知他的抱負與野心是很強盛的，並且將盧光稠作為自己最信任的朋友，願意以此相告。等到招聚士兵之後，大家共同推舉譚作為領袖，但譚全播不願意：

⁵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安重榮〉，頁 583。

⁵⁹ 同上。

⁶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盧光稠 譚全播〉，頁 443。

全播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眾佯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令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帥。⁶¹

五代時期各地奮起之人都想要自己領導軍士開闢新天地，而譚全播卻希望盧光稠來領導大家，顯現了他對盧光稠的尊敬與信任。但軍士們的表現卻彰顯信任譚全播的領導能力遠勝於盧光稠的態度。而譚全播爲了盧光稠的地位，對軍士曉之以理、威之以勢。由譚全播的話語「欲成功，當得良帥…真君等主也」，可知在他的心中，盧光稠是非同尋常的人，讓他不顧軍士們的觀感，並出言威嚇，也爲後文盧光稠的作爲預留伏筆：

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⁶²，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⁶³

由上述可知盧光稠並不是像譚全播所期望外在與實力相稱的將相之才，聽聞敵軍來犯非常害怕，把重責大任全依托於譚全播，自己退居一旁。由此可知盧光稠對於軍事的攻守防禦一無所知，面臨危險沒有將相般磅礴的氣勢，證明了譚全播的錯認人才。而譚全播一肩扛起重任，用計擊退敵軍，展現了軍事才能。在論功行賞時「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兩人各自襯托了對方的優點，即譚全播的謙讓與盧光稠的能識人。之後，盧光稠病重將死，「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⁶⁴當時擁權之人爲了爭位手足相殘，盧光稠與譚全播卻能以誠信相待，實屬不易，歐陽修也特別將兩人置於同一傳記中描寫，讚揚其友情之可貴。

李克脩與李克恭的對比和安重榮與賈章之女的對比，這種從反面下手來表現人物性格的方法，毛宗崗稱之爲「用逆」；而金聖嘆稱之爲「背面鋪粉法」，即把不同的性格放在一起，互相對比、互相映照、互相襯托，從而使每一個獨特的性格表現得更加強烈⁶⁵。歐陽修以次要人物作對比來襯托主要人物的性格，又以李

⁶¹ 同上。

⁶² 光睦爲盧光睦，盧光稠之胞弟，不善用兵，歐陽修形容其「好勇而輕進」，最終被劉巖打敗。

⁶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盧光稠 譚全播〉，頁 443。

⁶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二十九）·盧光稠 譚全播〉，頁 444。

⁶⁵ 毛宗崗在「三國演義」的評點第五十一回回首總評有一段話：「然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周瑜之假做人情，則智尙有所未及也。可見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實；老實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實處。用「乖覺」來表現「忠厚」，用「使心」來表現「老實」，這就是從反面下手來表現人物性格。這樣一種塑造典型性格的方法，毛宗崗稱之爲「用逆」。另外，金聖嘆指出「背面鋪粉法」是「水滸傳」在刻劃人物性格方面的一種藝術手法。見葉朗《中國小說美學》。臺北：里仁出版社，1987年，頁 99-100；頁 100。

克恭、安重榮的殘暴無道對比李克脩、賈章之女的愛護人民、講求仁義道德，突顯了邪惡與正義的二元對立。說明五代軍士大多橫暴無理、傷民無數的通則。更可強調李克脩愛護百姓、賈章之女雖處弱勢但心存道義的特質，可說是當時的特例。

第四節、藉由景物襯托內心情感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講「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其中的「無我之境」即「以物觀物」。根據叔本華的說法，認為人在直觀(直覺)中與萬物無異，所以說「無我」或「以物觀物」，即指寫直覺中的境界。直覺中的境界用觸景生情來解釋。從「無我之境」看，實際上就是觸景生情。作者當時的心裡比較平靜，沒有什麼激情，王國維稱這種心境為「物」，這時憑直覺去觀察外物，他稱為「以物觀物」。這時受到外界景物的刺激，激起感情，由於這種感情是從外物引起的，好像是從外物那裡傳過來的，所以說「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實際上，觸景生情的情還是作者本身所具有的，所以一接觸到某種景物，又被喚起了。「有我之境」指的是作者當時的心情比較激動，把這種激動的心情加到景物上去，高興時看到一切景物也都在高興，悲哀時看到一切景物也都在悲哀，所謂「物皆著我之色彩」，構成緣情寫景。緣情寫景的手法是用擬人化的手法，化無情為有情，感情的色彩就更強烈了。⁶⁶

觸景生情和緣情寫景不同。觸景生情，情是由景引起的；緣情寫景，情不是由景引起的。情由景引起，同樣的景往往會喚起類似的情；情不是由景引起，不同的情會給景物著上不同的感情色彩。王國維的理論主要在說明詩詞的觀念，也可以作為一般文學的通論，引來說明作家寫作的現論。歐陽修利用景物的安排襯托傳主的內心想法，而非用直接描述，可讓讀者如臨實境，體會更深。

壹、觸景生情

歐陽修在分析傳主們的性格時，有時候會使用自然環境來處理，也就是利用自然景物、場景去影響傳主過去因為某個事件中所產生的情緒，來做為分析其性格特色的指標。歐陽修在描述傳主在事件場景中的作為時，不僅強化了傳主性格，也流露出歐陽修對傳主的情感。下文將以郭崇韜、張谷、張先等傳主舉證說明。

後唐莊宗時的重臣**郭崇韜**權傾一時，朝中人阿諛奉承，指稱郭崇韜所立下的豐功偉業除了自己的優秀之外，也承襲了同姓祖先郭子儀的血統，而郭崇韜也因此而以郭子儀子孫自居：

（郭崇韜）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

⁶⁶ 見王國維著，滕咸惠校注《人間詞話新注》。臺北：里仁出版社，1994年，頁36。

儀墓，下馬號慟而去…⁶⁷

上文郭崇韜討伐蜀地時，經過郭子儀墓的景象，郭崇韜下馬跪拜、號啕痛哭。雖說郭子儀為郭崇韜祖先的事件是朝廷中的諂媚之言，但郭崇韜仍確信此事，並下馬追念祖先，以功臣之後自居。除了有自傲的心態之外，郭崇韜也能肩負這樣的榮耀為國奉獻。歐陽修亦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其「盡忠國家」、「有大略」。由郭崇韜觸景生情的激動認真的態度，可以讓讀者體會出郭崇韜對祖先的尊崇與想要效法的決心。

張谷為歐陽修任洛陽留守推官時的好友。歐陽修非常細膩的陳述了過去所見的景象，表現了張谷在當時同儕之中的狀態，以及雖得肺病咳血但仍可和大家飲酒作樂的豪氣：

…而君（張谷）居期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謝希深）、師魯（尹洙）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自力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⁶⁸

歐陽修描繪豪傑之士飲酒作樂的景象，客觀真實的突顯了張谷體弱久病的姿態。張谷不以病體為意，並認為自己並非能久活的人仍與他人同樂，顯現了張谷豁達看待人生的態度。經過了二十年，張谷反而經歷了好友比自己先過世的經歷，自己雖然依舊病弱，但面對生活懷抱感恩之心，為官負責、勤於學問，表現了張谷對於人生積極進取的性格。這也讓歐陽修不免觸景生情而感悟到張谷生命力雖較薄弱，但因為他的豁達面對，反而能使生命細水長流，所以歐陽修言「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這裡也隱含了歐陽修認為在官場上太過強求、急進，並不一定能夠發揮理想，反而努力做好份內之事不躁動，才能讓生命及理想推及世間，使其為眾人所知。

張先是歐陽修任職洛陽時的另一個好友。與上文相同的，歐陽修將當時洛陽的魁傑賢豪同聚一堂飲酒作樂、歡笑歌唱的景象描繪出來，襯托之後傳主張先的靜默，點出其情感與性格：

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張汝士）與吾子野（張先），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眾皆指為長者。⁶⁹

⁶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郭崇韜〉，頁 247。

⁶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 4。

由此可知，張先的性格較為靜默、低調、穩重，不隨意聞歌起舞，但也可融入其中，不令眾人覺得孤僻，所以大家尊重他，認為他是個沉著穩重的長者。又從他的性格可以知曉雖然不擅於歌舞，但卻又安於與眾人同處一室，可以了解在座的成員必定為其所認可，顯現了張先樂於與這些「一府之士、魁傑賢豪」交遊的情感。由上文歐陽修的敘述，可看出其於任職洛陽推官時所度過的美好時光，認為對當朝有貢獻的賢能之人都聚集一堂，所以對張谷與張先的記憶描述，都能歷歷在目，生動活現。

貳、緣情寫景

相對於上篇「觸景生情」是以自然景物去影響傳主的情感，「緣景生情」是以情感為基礎，生發出對景物的描寫，讓景物附著表現著情感。由於每位傳主的情感不同，所以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景物，賦與自然景物特殊的意義與顏色。

歐陽修哀悼像**謝希深**這樣品格高尚的人才，也難逃一死的命運，讓「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⁷⁰。歐陽修回憶仕途不順時，拜訪謝希深的情狀與其家中景色：

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⁷¹

與謝希深的重逢，給懷才不遇的歐陽修很大的溫暖，歐陽修見謝希深的容貌氣度都如往日一般，表示其品格就像當初那樣高尚且延續至今。接下來歐陽修所描述在謝希深家所見，看似白描謝希深府的美觀景致，實則都引用了有君子品格的景物做描繪，「清風」、「覽秀」、「竹林修蔭」、「水芰清香」等等，顯示了歐陽修在謝希深家感受到高尚品格的情操，比起仕途上的奸佞之人，來得溫暖許多，也給了歐陽修很大的安慰。

另外，描述與**尹洙**的濃厚情感，歐陽修以所見所聞來呈現，表達了尹洙懷抱經世之才、憂國憂民卻無法一展長才的悲哀與困境。歐陽修也運用了景物的描繪來突顯這樣的情感：

辯足以明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獠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⁷²

歐陽修以多樣空間來闡述尹師魯懷才不遇，以至於當時政治官場無法有令其施展

⁶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張子野墓誌銘〉，頁 26。

⁷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謝希深文〉，頁 170。

⁷¹ 同上。

⁷²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尹師魯文〉，頁 171。

抱負的空間。文中「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獠之窟」、「麋鹿之群」指的都是荒涼險要、民化未開的野蠻郊地，顯現了尹師魯雖有鴻才，在當下的世道卻無法有所發揮，就連無人生活的荒野都沒有其才德的容身之所。直到其過世之後，到了歐陽修不可知的世界，所以說「即萬鬼而為鄰」，似乎尹師魯在另外一個世界才能找到安定心靈之處，更顯得其不容於世的時代悲哀。

歐陽修對石曼卿的抒懷和尹洙的方式相仿，均是以傳主過世之後所埋葬的景色對比傳主人格，來襯托說明傳主人格的高尚與不見容於世的悲哀：

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磷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⁷³

歐陽修以自己的想像，認為像石曼卿這樣品格高潔的人，死後應不腐化於土壤中，而且還會成為金玉之石。但死亡這件事卻是人人平等的，石曼卿與他人無不同，死後僅存一口墳，湮沒於荒煙蔓草中，由此看出歐陽修對於送別友人、面對死亡的無奈。另外，歐陽修也藉由對比的景象顯示石曼卿不見容於當世的悲淒，先由「不化」、「金玉之精」，說明石曼卿的理念、品格在當世都是上乘之選，但他的遭遇悲涼，從「野蔓」、「荊棘」可知仕途的不順遂；由「風淒露下」、「走磷飛螢」表現了空有理想卻不遇知音的蒼涼感，再由「牧童樵叟」、「驚禽駭獸」的歌吟上下、悲鳴躑躅的聲音描繪，強調不僅是生前，就連石曼卿死後也同樣地得不到賞識與重用。而如此聲名不彰，「千秋萬歲」之後，就更不為人所知了。在此說明歐陽修的焦急又無奈的心情。

第五節、小結

本章分別從傳主獨白、虛幻場景、性格對比、藉景抒情等四方面著手來描寫傳主的內心世界，並分析說明歐陽修傳記文刻劃人物的性格與精神。雖然不直接寫明傳主的性格特質，但藉由以上四個方向，委婉卻清楚點明了傳主的心理及性格走向。關於本章人物的內部刻畫可綜合成以下三個要點：

壹、運用內心獨白以及虛幻場景，來呈現傳主心中最迫切的想望

透過語言色彩係，可以使讀者對傳記文產生美感情緒。⁷⁴歐陽修利用刻畫傳主內心獨白，讓傳主的想望躍然紙上，讓讀者可明白傳主隱而不顯的渴求。北宋

⁷³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石曼卿文〉，頁176。

⁷⁴ 見張紅雨，《寫作美學》，頁265。

時梅讓，有文采卻不好官祿，與時人的人生態度有很大的不同，梅讓則表明了自己內心最真切的想法，那就是「居其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祿而有愧於其心者，吾不為也。」強烈地點明了「行其志」才是自己心中所要追逐的、最重要的目標。而他的目標，也在接下來的字裡行間表露無遺，那就是「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⁷⁵以自身做起，知曉能力有限，將重心放在里閭間，對長輩、朋友、祖先、鄉民盡全部的心力，誠摯表明心中想望，以及一生努力的目標。

在虛幻場景方面，分為傳主夢境、所遭遇的異象，以及占卜三種場景。夢境、異象、占卜並沒有科學上的根據，能證明傳主所遭遇的事件與其有所關聯，但也正因如此，更能突顯傳主在遭遇異象時，藉著迷信並依託異相來強化自我心智。後唐王仁裕早年因文采不如他人，發憤向學，夢見自己「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⁷⁶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就是在反應王仁裕心中最迫切的渴望，連在夢中都期盼自己的文學素養能夠突飛猛進。武將袁正辭為官傾力於斂財，當其積聚財寶的倉庫出現牛鳴的怪異現象時，眾人都希望「散積」，去除異象以求平安。但袁正辭所表現的態度卻與眾人恰恰相反，認為並非牛鳴，而是錢鳴聲，所以更應多聚積財富。深度刻畫袁正辭一心追求財富、執迷不悟的心態。後晉武將安重榮擁兵自重，密謀叛變，家人認為不可，但安重榮心意堅定，利用射箭來替自己占卜，企圖以「天意說」說服家人。射箭本為武將所能之事，安重榮欺騙他人，同時也欺騙自己的行為，無非是迫切地想達成自己的期待罷了。

以上這樣透徹的心理狀態，雖然以間接手法寫出，但卻直接傳達傳主強烈而直接的內心想法；而且歐陽修在描述這樣的內心狀態後，傳主的外顯行為即能呼應其內心想法，更加深了傳主內在欲望的強度。這樣的意識在外在行為表現、語言風格上，卻是很難表露與陳述的。經由外在言行的描寫與內心世界的流露，讓人物更為立體，而全面的展現全人格精神，這是一種非常成功，而值得學習的藝術。

貳、傳主德性決定未來走向，具備忠君愛民特性者，最受歐陽修青睞

歐陽修仕途歷經波折，生平共有三次外放的紀錄⁷⁷，均與當時北宋仁宗儒

⁷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頁 54。

⁷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王仁裕〉，頁 662。

⁷⁷ 歐陽修被外放的紀錄：第一次在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章批評時政，被貶饒州。歐陽修為他辯護，被貶為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令；第二次在北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參與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軍事、貢舉法等主張。新政實行二年，范、韓、富等宰相繼被貶，歐陽修也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縣）太守；第三次並非遭皇帝外放，而是在英宗治平四年（1067）時，其門生蔣之奇與御史中丞彭思永勾結，誣陷歐陽修與其長媳曖昧，雖經證實被誣陷，但對其打擊太大，自請外放，出任亳州知州。見鄭吟韜所編《一代文宗歐陽修》。臺北：正展出版社，2001年，頁 114。

弱、危及權貴的權益所導致。歐陽修認為北宋的積弱不振是因為缺乏忠君愛民的臣子⁷⁸，所以對於「擇賢」的渴求，自然地反映在其傳記文中。對忠於國與家，愛護百姓的傳主們，歐陽修均毫不保留地大加讚揚。

歐陽修利用對比技巧來書寫善惡對立的性格，藉此突顯具備有忠烈、仁義、愛護人民、忠於國家等性格的傳主的偉大。以後唐時李克脩與李克恭兄弟，共同治理一地來說，描述李克脩在好大喜功的五代權臣中，因愛護人民而實行簡儉的政風，讓人民在貧苦的年代可以稍微喘息，這樣的措施受到人民的感激；相較李克脩的仁民儉樸與李克恭的橫暴不法，歐陽修以「潞人素安其政」與「潞人皆怨」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民評價來突顯李克脩的仁政，所以在李克脩死時，人民「哀其見笞以死」⁷⁹，表現了得民心的結果。另外對比的例子是後晉安重榮與賈章之女之間，安重榮擁重兵驕蠻無禮，無視皇帝的命令；對比賈章的幼女眼見家人與父親被殺，自己被放過卻不願獨活，「願就死！」⁸⁰三字清楚表明自己的氣節、剛烈，與安重榮比較，兩人在年紀上、社會地位上都差距懸殊，但賈章之女的氣節、忠誠之心卻遠比位高權重的安重榮多太多，也正因如此，賈章之女雖名不見經傳，但也被歐陽修寫入《新五代史》中。

另外，范仲淹更是歐陽修認為忠君愛民的典範。在〈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裡，多處談及范仲淹所稱舉於世的想法與作為，對國家的良政只要是能力所及，必定努力達成，歐陽修讚其「其所有為，必盡其方」、「其艱其勞，一其初終」⁸¹；自身處世以「行仁義」為要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為官的目標非常明確，即是以「公心」取代「私心」：「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⁸²。歐陽修的描述體現了范仲淹言行一致的忠義之心，在歐陽修傳記文的銘文中，〈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也是其篇幅最長的一篇，表現了歐陽修對忠君愛民之人的惜才之心。

參、各傳主分類中，以「孝愛親友類」的描述最細膩深刻

歐陽修傳記文依傳主身分分為七大類⁸³，第六類的「孝愛親友類」所記錄的傳主是歐陽修的近親、遠親，還有歐陽修在官場多年所結交的摯友們，所以說，此類傳主跟歐陽修平日生活的關係是最接近的，也因為如此，歐陽修更能近距離觀察這些傳主的日常生活、行為舉止，自然而然地比起其他六類的傳記文，在內

⁷⁸ 歐陽修認為北宋積弱積貧的原因就是世風因循苟安，缺乏忠於國家的臣子，在《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中指出當時任官者多「士無廉恥之節，官多冒濫之稱」的腐爛官風，所以更加惜才，在蘇舜欽死後，歐陽修整理其詩文遺稿，在《蘇氏文集序》中寫下：「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指稱當時被評為「仁人君子」的權臣們不珍惜國家人才，反而藉蘇舜欽詩中的略有不當濫加罪名，將蘇舜欽削職為民，至使國家痛失人才。見鄭吟韜所編《一代文宗歐陽修》，頁45、75。

⁷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李克恭〉，頁148。

⁸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九）·安重榮〉，頁583。

⁸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149。

⁸²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150。

⁸³ 參見本論文附錄篇。

容上會更有深度廣度，情感也會更加豐沛，促使傳記文的價值更高。

「藉由環境景物襯托內心情感」，也是歐陽修刻劃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歐陽修哀悼好友的墓誌銘中，利用觸景生情與緣景寫情兩種技巧，客觀描述與其同儕的相處過程；並主觀描述寫出好友有志難伸、死且哀的悲情。歐陽修對友朋類的描述因常有共處一室的機會，所以多有景觀的描繪，尤其在他剛步入仕途，出任「西京留守推官」時，結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且當時最高長官錢惟演是個文人雅士，給了他們增長文才的好環境，所以歐陽修在友朋類的墓誌銘中常提到這段時間的經歷。像是〈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對張谷的描述，歐陽修寫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⁸⁴內容中詳述了飲酒場合中歐陽修的親眼所見，把張谷當時的情況「年少」、「苦羸」、「廢病唾血」、「亦從諸君飲酒」、「豈久生者耶」清楚點明張谷好飲酒、羸弱卻豁達的性格；而旁人的樣貌「愛而止之」、「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有勸退、惋惜的動作與表現。作短時間、小地點的描繪，更能顯現歐陽修與張谷的親密。另外，對友朋去世的惋惜，歐陽修的描述比其他類別來得沉痛，像是〈祭尹師魯文〉中，歐陽修哀悼傳主尹洙未展長才就已卒歿，連用了「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獠之窟」、「麋鹿之群」，四句句型相同語句的環境與景物，製造氛圍來加強語氣，表達就算在這些與政治中心相距甚遠的地點，尹洙都不見容於其間，無法施展抱負。「遂即萬鬼而為鄰」⁸⁵表現歐陽修傷心地接受尹洙死去，並無奈地想望在另一個世界，尹洙的理想抱負可以廣為「萬鬼」所推崇。歐陽修用了許多加強的字來表達悲痛，也加深了讀者的印象。

由對以上傳主的描述可知，歐陽修對《新五代史》的傳主性格描述以援用事例來說明，屬於較為客觀的描述。而在其墓誌銘中，尤其是「孝愛親友類」的描寫，則側重在自己親眼所見的景象，對傳主的舉止描繪呈現實錄的描繪，也間有歐陽修個人主觀的情感抒發，在此可比較出歐陽修在描述《新五代史》的史料分析與其墓誌銘寫作的風格與情感投入的不同，也闡明了歐陽修對這類傳主的情感較為深厚、互動頻繁，讓傳記文更加生動、扣人心弦，屬上乘作品。

⁸⁴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4。

⁸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祭尹師魯文〉，頁171。